

夜宿磨西读经典

■龙 兮

八月,我们慕名去了一趟稻城亚丁。在返回成都途中,我们又顺路游了一趟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而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南部的磨西镇,就是海螺沟名胜风景区的旅游接待基地和入口。我们驱车从亚丁出发经康定到达磨西镇时已近黄昏,虽然在川西高原上长途跋涉一天后已是人困车乏,但是入住旅店后我们见时间尚早便在镇上闲逛。

磨西古镇修筑在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倾斜平台上,北高南低。一条从北山峡谷蜿蜒而出的石道,在古镇的入口处岔成两条并行的马路,一条往东通向贡嘎雪山,一条往南通往泸定。说是古镇,实际上古旧的民居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小洋楼和装修风格基本一致的木柱木门民居。在磨西镇中式建筑的小巷深处有一座教堂。据说当年红军长征时,毛泽东曾经把这当成指挥部,在这里指点江山,谋划红军的未来。我们走进教堂,看到里面陈列着红军曾经用过的一些物件,毛泽东当年的住房及磨西会议的旧址保存完整。而最主要的是室内的一些展示,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红军在磨西的活动情况,并介绍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红军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历史事件,保存着当年一些红军将领到此参观的题词。

走出教堂,外面是一个不大的方形广场,广场正中央立了一尊中年时期的毛泽东塑像。广场入口的照壁上刻了毛泽东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创作于长征途中的《十六字令·三首》。字是毛的草体,苍劲雄浑。虽字数不多,但字大体阔,短短的三首十六字令就写满了整个的照壁。我们立于壁前,几次移步才读完全词。

《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锊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三首小令我年轻时读过,当时只是觉得词中很有气势。但是此时在川西的大山之中读了此词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特别是读后望望四周的群山,真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慨。

这三首小令都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合起来即是完整的组诗。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第一首表面上是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英雄气概。“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有趣,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大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和自豪。第二首表面上是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豪迈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和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狂涌。接着他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和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征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第三首表面上是写山之坚,写众山之坚固、坚强,实质上是写红军崇高、坚韧的意志和中流砥柱的作用。首先通过比喻写众山之高峻峭厉:“山,刺破青天锊未残。”毛泽东把林立的山峰比作宝剑,说高峻峭厉的山峰,像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长剑刺向天空,而且竟把青天刺破了锋芒尚无分毫残损,这是何等坚利。“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这当然是一种假设,意谓即使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有挺拔的高山像擎天柱一样把它顶住。这实质上是写红军的坚韧不拔和锐不可当,写红军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写红军在历史中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用。

山是这三首小令共同的主题意象,既是作者对山的外在形体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又是作者寄托一定情志的审美创造。诗与史的结合,是毛泽东诗词基本的艺术特色,这一特色在《十六字令·三首》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一整体的美学魅力具有远远超出形象内涵的启示。

那一剪玄色时光

■李仙云

黄昏,每每徜徉于绿树成荫、湖河相映的地方,一种回归自然的返璞归真感,让我像鸟儿重返丛林。阳光还在,从密密匝匝的枝叶间倾洒下来,撒得林间光影斑驳。那一刻,给心灵卸下凡尘的盔甲,人似步入了“水草丰美”的精神绿洲。

我喜欢落坐于河岸边的一棵桑树下,那里杨柳依依、绿草如茵,水流低吟、鱼儿游曳,有时会有羽毛艳丽的鸟儿从水面掠过,泛得涟漪如花。我经常会遇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他们也会坐于桑树下休憩,兴致浓浓地打开手机听歌。那一首首沉淀在记忆里的经典老歌就飘入耳际。

在湿地公园的一处绿茵草坪间,每到夕阳西下,忙碌一天的“上班族”牵着狗儿,带着孩子在草地上嬉戏玩耍。抬眸凝望,落日熔金,暮云合璧,草地氤氲在金色的光芒中,孩子被光晕包裹像个纯净的小

天使。那一刻,人与自然情景相融的妙合无垠,美得醉心蚀骨。

在那个凉风习习的暮晚时分,当最后一抹云彩像身着霓裳羽衣的仙子在天际飘浮,我们沿着湖畔徐徐前行,无数盏灯像一颗颗夜明珠把湖边照亮的波光潋滟,湖面如江南丝绸般流淌着炫丽和暖意。我不由得想到蒋勳那句:“生活因慢,而有了美感。”劳顿了一天的人们悠闲地信步湖边,让风儿吹散周身的疲累,给心灵觅一处最惬意的栖息地。举头遥望,连悬挂中天的明月也显得顾盼生情。

其实生命中还有一种“静能量”、慢生活,它不受凡尘牵绊,如静水深流。唯淡泊、宁静之人方能领悟那份闲逸,在心中“修篱种菊”,即使“偷得浮生半日闲”,也要把这一剪玄色时光过得舒淡清雅、怡情悦志。



没有记忆的村庄

我们村真的连个传说都没有?漆匠望着外面打麻将的人们说。

鬼都不来茨村。木匠抠着手心的茧。

没有记忆的茨村,荒!你做个家具给我漆吧?漆匠的手灵活舞动,手中的刷子在天空这块蓝布上肆意涂鸦。

现在都买塑料的、板材的,没有打家俱了。木匠摆弄着凿子:做个我喜欢的给你漆?

没几天,木匠箍了一担水桶,桶板参差不齐。漆匠给这只不能挑水的桶画了花好月圆。

从此,他们整天在茨村转悠。木匠给河边的水泥桥做了一条奇怪的木凳子,漆匠在靠背两头画了两只手,人经过总觉得自己要被巨大的双臂搂在怀里,灰头土脸的桥刹时亮堂起来。

他们做的东西,越来越不实用:鼓着眼睛的大头木鸡,一脸萌圈的木猫,挂着肥硕乳房的拐杖,刻满星星小棺材……

他们跑到豆花店,木匠在油腻的桌子上凿满了稻穗。漆匠不甘示弱画上几朵并蒂莲。他们在村里那些砖房上木柴上乱凿乱画: 喜字,鸳鸯,棉花,大蟠桃……

还没折腾够,他俩干脆耍起无赖到处搞破坏,有时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也不放下凿子和刷子。

暑假,一群小孩到河里游泳,有一个溺在河里。木匠开始浩大的工程,他做了个大木头人河神般立在河边。漆匠上了桐油,画了眼睛,木头人虬髯威武。

没多久,几枝烧过的香插在木头人脚下的黄土里。

茨村,可能从此要有记忆了!

等待收割的日子

■刘先卫

热不热啊……蝉
 躲在不明不暗的树荫里
 说着风凉话。稻田习惯了大自然的恬噪,也习惯了太阳火辣辣的脾气。一头老黄牛,披上古铜色的外套推开栅栏,蹒跚地走进自己的三亩责任田,除草杀虫施肥一环套一环,这些动作十分娴熟仿佛在雕刻一件工艺品。那是祖先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术差不多已经失传,唯一从汗腺里渗出来的盐水,汩汩流到了脚下的稻田。喝足盐水的禾苗,开始返青抽穗,荷叶长得袅袅婷婷,清香没有来由,袭击了鼻孔直达胸腔。昨夜的红灯笼仍高高挂在半山腰,晨露轻轻吻别草叶。少年青涩的爱情,结成了壮实的谷粒。蝉已经精疲力竭,开始闭嘴。老农蹲在田埂上,点燃纸烟,焦心地等待收割的日子

魔幻闪小说三题

■许 媛

风月入梦

清晨,她从离奇魅惑的梦里醒来。枕边的他仍在酣睡。她端详着他的脸,眉眼鼻翼,模糊浑圆。十五年同床共枕,这面孔竟然陌生,她凑过去把嘴唇搁在他的唇上,闻到迷离的烟草味。

她情绪恍惚,煮好早餐,思维神游良久,写了张纸条放在桌上:我去云边了。

大巴车把她扔在灰尘乱舞的马路边,她跟着“云边古镇”木牌的指引穿过收割的稻田,空气中弥漫着蓊郁的香味,桂树成群,隐忍开着小白花。沿着青石板小路前行,两边陈旧的老式木楼,雕花的门檐,有两三个驴友背着背包落寞走过。她停在“广昌布行”前,“珊瑚架映鲛绡艳,翡翠橱开凤锦斑”,字迹斑驳的门联挂在檐下。门前立个木板,歪歪扭扭写着:有饭吃有酒喝,十元!一妇人正在木架上晾晒印染好的棉布,蓝花白底福寿双鱼,像迎风起舞的剪纸。

她在门前矮凳坐下。

包着青布印染头巾的妇人问她:饿了吗,要不要吃饭?

她说:好。笨拙的木桌摆着古怪图案的棉布,竹箕里装着丑陋的桔子,一把青菜扔在地上,憨厚的男子正在天井浆洗布匹,

她说:昨夜我梦到这里,你信吗?妇人说:信,所有的梦我都相信。我也梦见过自己住在高楼,我有好看的裙子大的电视机软的床。

青瓷海碗盛装的米饭端上来,青菜和着猪肉煮在一起,她狼吞虎咽,妇人端来一坛糯米酒,沁甜清香,两碗下去,不知今夕何夕。

夕阳西下,她坐上回程的车,拨通快捷键一号。没等她开口说话,他一如既往不耐烦的吼声传来:死哪里去了,还不回来煮饭?!

她嘴角上扬,轻轻笑了。

有事要发生

夏天的时候,我喜欢坐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

我的大瓦房,荫凉。我喜欢看国玉帮村里人做各种结实的木家什: 稻桶、饭甑、犁、尿桶。我看他头顶那团光亮就像扣着的镜子。他五官敦厚,结实的臂膀,手中的木刨和木头拥抱,飞出木花木屑,美丽!

国玉娶我的那天,姆妈在房间嘱咐他,一秀舌头大又有病,干不了粗活,但还能生养。你脑壳生了癩子娶不到老婆,好好待她你余家香火还是会有。

我穿着新衣坐在房间。谁有病?我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不过时常听见鸟儿说话,和路边小草野花聊天,我不过是把云彩捎给庄稼的信读给姆妈听。

不管怎么样,有人娶我我就欢喜。我最喜欢傍晚去溪边洗衣服,棒槌砸在衣服上,水花四溅。村里很多女人都在那里,热闹。溪里的白鲜子鱼躲在水草里嬉闹,我抬头看见山坡红薯地里有人影憧憧。我舌头肿大急迫:快看啊,有事要发生,白喜事。

癩子一秀!她们嬉笑着提着木桶走了。

我有点忧伤,挑回家的水晃荡到只有小半桶。

国玉在门口张望,接过我的水桶。我的舌头笨拙打结:上屋箴匠老六走了?

他说:你怎么晓得?我看见他了。傻妞又胡说!他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夜里我去守丧帮忙,你吃了饭早点睡。

他又说,起来解手要到茅房哦,不能到院里树下,风吹屁股会凉。

夜里,我躺在米汤浆洗过的被窝里,听见夜游鸟和树叶在争论:新来的箴匠今天是住在上面还是下面呢?